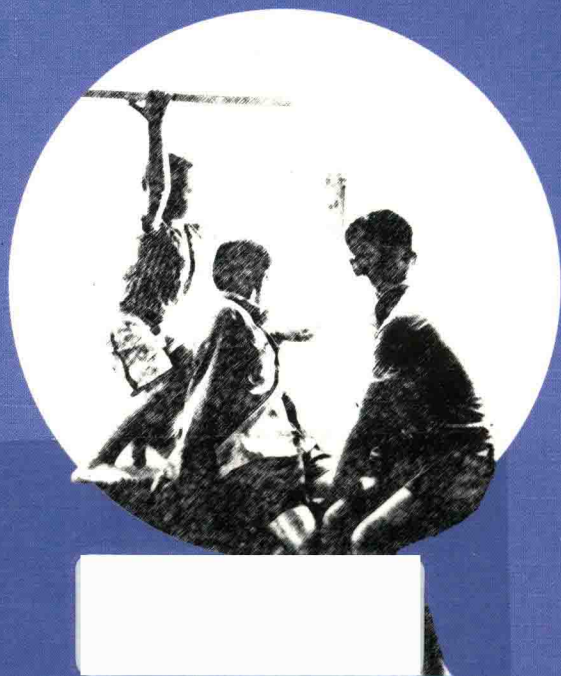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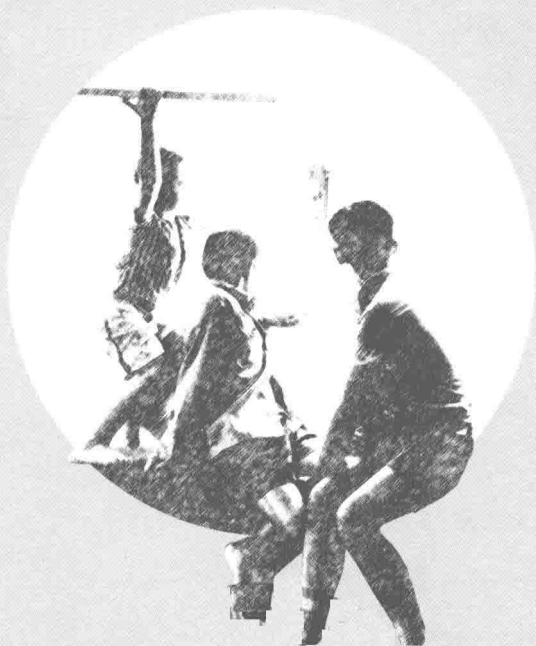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SIJI BENPAO  
**四季奔跑**

詹政伟 著

长篇小说



SIJI BENPAO

# 四季奔跑

詹政伟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季奔跑 / 詹政伟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339-4818-4

I. ①四… II. ①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 052858 号

策划统筹 邹 亮  
责任编辑 邓东山 朱 立  
装帧设计 水 墨  
责任校树 许红梅  
责任印制 朱毅平

## 四季奔跑

詹政伟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240 千字  
印张 17.5  
插页 2  
印数 1-10000  
版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818-4  
定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 目录 Contents

---

|                   |     |
|-------------------|-----|
| 1. 来了个戴眼镜的 .....  | 001 |
| 2. 南瓜饼 .....      | 004 |
| 3. 南瓜饼和钟方林 .....  | 007 |
| 4. 小江西 .....      | 013 |
| 5. 松子 .....       | 018 |
| 6. 吕菲菲和张爱萍 .....  | 020 |
| 7. 松子的新爸叫老莫 ..... | 023 |
| 8. 小江西 .....      | 028 |
| 9. 松子和老莫 .....    | 034 |
| 10. 吕菲菲和张爱萍 ..... | 043 |
| 11. 小江西 .....     | 047 |
| 12. 松子和老莫 .....   | 053 |
| 13. 小江西 .....     | 063 |

|                   |     |
|-------------------|-----|
| 14. 松子和老莫 .....   | 066 |
| 15. 小江西 .....     | 073 |
| 16. 小菠菜 .....     | 078 |
| 17. 南瓜饼 .....     | 081 |
| 18. 吕菲菲和张爱萍 ..... | 085 |
| 19. 松子和老莫 .....   | 088 |
| 20. 吕菲菲和张爱萍 ..... | 093 |
| 21. 小江西 .....     | 096 |
| 22. 小菠菜 .....     | 101 |
| 23. 小江西 .....     | 104 |
| 24. 吕菲菲和张爱萍 ..... | 107 |
| 25. 松子和艾姨 .....   | 110 |
| 26. 吕菲菲和张爱萍 ..... | 113 |

|                   |     |
|-------------------|-----|
| 27. 吕菲菲和张爱萍 ..... | 119 |
| 28. 松子和艾姨 .....   | 123 |
| 29. 黎妹 .....      | 131 |
| 30. 松子和艾姨 .....   | 133 |
| 31. 波多黎各 .....    | 140 |
| 32. 松子和艾姨 .....   | 143 |
| 33. 黎妹 .....      | 149 |
| 34. 松子和艾姨 .....   | 153 |
| 35. 波多黎各 .....    | 159 |
| 36. 黎妹 .....      | 164 |
| 37. 南瓜饼和各弟 .....  | 169 |
| 38. 波多黎各 .....    | 176 |
| 39. 胖子 .....      | 179 |

40. 南瓜饼 ..... 188

41. 南瓜饼和钟方林 ..... 193

42. 南瓜饼和吕菲菲 ..... 203

43. 南瓜饼和小江西 ..... 212

44. 南瓜饼和莫松子 ..... 218

45. 松子 ..... 227

46. 南瓜饼和钟方林 ..... 232

47. 南瓜饼和两个新朋友 ..... 242

48. 香五皮 ..... 249

49. 小蜜哥 ..... 257

50. 南瓜饼 ..... 260

51. 不是结局的结局 ..... 271

## 1. 来了个戴眼镜的

“啪！”很大的一声响。

我看着小光头像一截蜡烛那样倒下去了。我有些奇怪地伸了伸胳膊，有些不敢相信那一巴掌是我打出去的。但隐隐作痛的手告诉我，那是真的，千真万确。

小光头委屈地申辩，南瓜饼，不是我，那个人也是要过来的，他只不过碰巧和我遇上了。

我怒气冲冲地在桥洞下来回走着，没有谁会知道我有多愤怒。

胖子小心翼翼地问，南瓜饼，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我盯着被零零星星的小雨不断割破的河面，眼前一片茫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怨恨地把目光转向小光头。

小光头恐惧地往后爬着：南瓜饼，你不要打我，你不要打我，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胖子冲过去，对着小光头就是狠狠一脚：打死你这个王八蛋，都是你惹的祸，要是那个“眼镜”真的来了，我饶不了你！

小光头“呜呜呜”地哭得肆无忌惮，唾沫不断地喷射出来：他说过要来的，我有什么办法不让他来？你们打死我吧，我不想活了，反正我不想活了。他又吵又闹，突然，他一下从地上爬起来，发疯似的把头撞向桥墩，那架势，真的一副不想活了的样子。

胖子吓坏了，眼明手快将小光头拦腰抱住。

吵什么吵？你们滚，都给我滚得远远的。我怒气冲冲地嚷。

胖子像押解犯人似的把小光头押走了。

我一屁股坐下来，心神有些不安，是的，我被突如其来的人事给搞蒙了。一直以来，我都是谨小慎微的，我像一只鼯鼠，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悄无声息地生活着，生怕稍有风吹草动，我和我的小伙伴就会分崩离析。

下午四点钟模样的时候，闷热得有些过分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冰雹，豆粒大的冰雹敲在我的头皮上，我疼得直咧嘴。我像只土狼一样奔跑着逃回到了大桥下面。对于春末夏初的季节里会下冰雹，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同时，也有些恼羞成怒。那时候，我刚准备和我的一个顾客做一笔交易，试着把我从垃圾箱里捡来的一把二胡卖给他。那是一把相当精巧的二胡，除了式样陈旧，看上去几乎没什么破损，捡到它时，我甚至猜想，或许是有人把它误丢了。我希望它能给我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轻而易举就把我的买卖给搞砸了。那个顾客来不及和我讨价还价，就抱头鼠窜了。我气恼得朝天吐了一口唾沫，几粒冰雹打在了我的舌头上，麻麻的。

康泾大桥下面静悄悄的，只有值班的胖子和小光头在。当然还有一窝小麻雀待在桥栏杆上面，可它们不叫，优哉游哉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小光头一见到我，就像饥饿的人扑向面包一样地扑向我，他的眼睛里闪着一种奇异的光芒：南瓜饼大哥，你终于回来了，有个眼镜师傅想要见见你。

我大吃一惊，脱口问道，哪个“眼镜”？我根本不认识什么“眼镜”，他想见我干什么？

小光头搓了搓小红鼻子，比画着说，眼镜师傅瘦高个，脸上疙疙瘩瘩的，长满了痘痘，他不是只想见你一个人，而是想见我们大家。我在心里想你是我们大家的头儿，我就说让他先来见见你。

你凭什么就答应下来了？你有什么资格代替我？我凶巴巴地大声责问，我讨厌小光头的越俎代庖。

小光头见我脸色不好，便嗫嚅着说，我说你现在不在家，让他明天早上八点钟过来。我想那时候你应该还在家，还没出门去。

我想也没想就把右手甩出去了，这个小光头，怎么这么不识好歹？他以为

他是谁啊？捡着鸡毛当令箭了？！居然自作主张起来？我暗暗责怪胖子，小光头刚来不懂事，连你胖子也没有这个必备的警惕性？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啊。谁知道那个“眼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万一是个探子，那我们大家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团得皱巴巴的烟，熟练地点上。点烟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该转移地方了？上次来了个城管的暗探，硬是把我们从硕梁那边的旧厂房里赶走了。可转而一想，我又哑然一笑，我们又能搬到哪里去？这个康泾大桥可是我们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我不想轻易放弃它。毕竟这里比较便捷，而且还比较隐蔽。他妈的，算了，管那个“眼镜”是谁，来就来吧，我还怕他不成？老实说，老子南瓜饼谁都不怕！

## 2. 南瓜饼

在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来到这个叫三礅的小地方之前，我在好多的城市里都待过。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合肥……当然，这些都是我记得住的大城市的名字，还有一些小县城、小乡镇的名字我都忘掉了。说老实话，我也不想去记那么多的地名，这些地名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我只是这些城市的一个匆匆过客。不，确切地讲，我是这些大大小小城市里无数垃圾箱边的一只小猫或者小狗，不停地翻拣着我需要的东西，然后，悄悄地离开。没有人会知道我的名字，也没有人会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往哪里去。

当然，我知道自己叫李大鹏，就是鲲鹏展翅千万里的大鹏。我也清楚我出生在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的一个小村里。我六岁的时候，妈妈在某一天早晨忽然不见了，等到我和爸爸找到她的时候，已经是两年以后了。她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结了婚，又有了新的孩子。爸爸想要她回去。妈妈便鼓动人打折了爸爸的一条腿，她拧着爸爸的一只耳朵，咬牙切齿地说，再敢说让她回去的混账话，就要他永远躺着，她宁愿养他一辈子。爸爸流泪了，他不住地求饶。他肯定想不通妈妈为什么会这么狠心。但妈妈永远不会告诉他真实的答案。他拉着我离开了那里。后来，爸爸娶了一个丈夫死了有两年的寡妇，此后我就有了两个小弟弟。后妈一点都不喜欢我，动不动拿我出气。她不让我上学，要我替她炒苦瓜子挣钱。她还在我爸面前说我的坏话，说我偷她的钱，说我欺侮她的两个孩子，也就是我的两个弟弟。爸爸常常不问青红皂白就狠狠揍我一顿。他在那个女人面前像一只病猫，但在我面前却像一只饿虎。十一岁那年，我离家出走了。我骂天咒地地发誓，再也不回去了，我如果再回去，我他妈

的就是一个贱骨头！

本来我不会来三碛，三碛就像标点符号当中那个小小的逗号，是不会让我动心的，因为它离我原来所待的马鞍山市是那么的远，但有一天，和我在一起的小菠菜说，她要回家了。我听了心里一动，我说，你怎么会想到要回家去？小菠菜失魂落魄地说，她有一天去垃圾箱翻拣东西，碰到了一个人，那个熟人告诉她，她的妈妈死了，她爸爸整天念叨着她这个失踪的女儿。小菠菜一听就哭起来了。小菠菜恨她的妈妈，但和爸爸的感情一直很好，可爸爸在家里没有什么地位，一切都得听妈妈的。

每当看到妈妈用熨斗捅爸爸时，小菠菜就吓得浑身颤抖。她再也看不下去了。终于有一天，她在妈妈的床上撒了一泡尿，然后跑出了家门。她往爸爸的手机里发了一条短消息：爸爸，我要到远方去了，你们别来找我，就是找，也是找不到的。等我挣够了钱，我会把你接出去的，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请你相信我。

小菠菜来自浙江嘉兴三碛，我们在合肥认识，后来又一同来到了安徽马鞍山。我和小菠菜很合得来，很多人都爱和我们开玩笑，管我们叫小情侣。我们也时常老婆老公地彼此叫个不停，搞得像真的一样。说心里话，他们这样叫我们时，我们照例都是很开心的样子，心里也像抹了蜜，我甚至还做过几回甜蜜的梦，梦见我和小菠菜生了六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说来有趣，你一定想不到我和小菠菜的相识过程，是从争夺一只木箱子开始的，可谓不打不相识。那个黄昏，我在合肥长江路一个小区的垃圾箱里发现了一只破塑料袋，翻动时，我发现里面还套有一只一个小孩头颅那么大的箱子。我一阵高兴，照经验，这说不定又是哪一个粗心人的一次误丢，把不该丢掉的东西丢掉了。可就在我准备打开它时，另一双手却按住了它。我抬头一看，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个头和我差不多，但比我要瘦，像根竹竿似的。

我粗着嗓子叫起来，是我先发现的！

我老早就发现了！对方不甘示弱地尖叫。

我先发现！

我比你更先！！

我们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争得不可开交。吵闹声惊动了不少人，他们围过来看热闹。我这个人有点人来疯，人一多，我的干劲就比往常要足上几十倍。我一发劲，就把对方撞翻在地，我乘胜追击，迅速骑到了对方的身上，挥拳一阵乱打。一不小心，打到了对方胸脯的地方，那里软软的。我心里一咯噔，连忙住了手。再仔细一看，对方分明就是一个女孩子嘛，秀气、俏丽、柔软……我吓得打了一个冷战，妈啊，我怎么这么粗心，把对方看成了一个和我一样的嘎小子。在蒙蒙夜色里，我落荒而逃。

是的，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不，应该是零距离地接触女孩子——你想想，我都骑到了她的身上了，还不是零距离？这还不算，居然还打了她的敏感部位。回到郊外的破屋子，我的心还怦怦直跳。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荒唐？那个晚上，我一直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像是在烙煎饼，就这样眼睁睁到天亮。半夜里，我还时不时地爬起来，对着月光，看我的那只打过她胸脯的手，一摸，手指就火辣辣地烫起来了。

### 3. 南瓜饼和钟方林

我姓钟,叫钟方林,是《中国新青年报》的记者,那个“眼镜”把一本记者证递到我手里,我装模作样仔细看了看,发现照片上的钟方林比实际的钟方林要年轻一些。我估摸他有二十七八岁。

哦,钟记者,你想干什么? 采访? 我警惕地问。

对于钟方林的如约而至,我还是感到了莫名其妙的紧张。尽管我在他来之前,拼命地告诫自己,我李大鹏也算是走南闯北的人,还会在乎别人的采访? 笑话! 对方不也是一个人嘛,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钟方林讨好地朝我笑笑,说采访也可以,但也不仅仅是采访,我现在准备写一本书,因为对你们这样流浪乞讨的生活不太熟悉,所以想到这里来体验一下生活,主要是想和你们交朋友,希望你们大家能支持和配合我的工作。

钟方林边说边从他硕大的登山包里取出了一条香烟,拆开后,很随意地丢一包到我怀里。我一看,是上海卷烟厂生产的硬壳红中华。我的眼睛亮了,这烟我抽过,味道不错。看我贪婪的样子,钟方林又丢了一包给我。

体验生活? 体验生活是什么意思? 对于这个,我可一窍不通,可我看钟方林一副老江湖的样子,我的全身就放松下来,我对有江湖气的人有好感,我一下子就拉近了和钟方林的距离。

我们互相抽着烟,像好朋友一样地攀谈了一会儿。

你在这里好像蛮有威信的。钟方林恭维我。

我吐了一个大烟圈,也就那样了,承蒙兄弟们看得起我,我其实无德无能。我吐字清晰地说。千万不要以为这些话是我的原创,那不过是我平时看电视

剧，刻意模仿的。我发现只要我这样说，我住在大桥下的兄弟姐妹们就特别地佩服我，觉得我挺有水平的，比真正的老大不会差哪里去。

钟方林呵呵呵地笑了，但想想不妥，立马把笑塞回到嘴巴里去了，说，你会说话，一套一套的。

我沉默不语。我想这时候我得谦虚一点，因为电视剧里经常说，沉默是金。

钟方林又递一支香烟给我：跟着你一起混的兄弟姐妹有多少呢？他显得相当随意地问。

我侧过脸，想了想，然后轻轻地说，也就十多个吧。怎么，你想见见？说完，我便把我们住在大桥下面的朋友们全都叫来了。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应该有十一个。我数了数，除了“波多黎各”没来以外，其余的全都到了。我把钟方林给的香烟拆开来，往每个人身上都甩了一支。大家嘻嘻哈哈地抽起来，一时间，大桥下烟雾弥漫。

我把钟方林介绍给大家：噢，弟兄们，这个人叫钟方林，是个记者，从北京来的，他到我们这里来是想写一本书。这本书呢，和我们大家都点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说到这里，我卡壳了。

钟方林于是朝大家拱拱手，笑盈盈地说，大家放心，我到这里来，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和大家一起生活了。我们可是要同吃同睡的哦，许多规矩你们得教教我这个新人。

我和我的伙伴们面面相觑。对于钟方林会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感到意外。他的这个决定出乎我们的意料，原来我以为他至多也就和我们一起谈谈话、聊聊天，最多待上一段时间罢了，往往是吃住在宾馆，偶尔来采访一下。哪里会住下来。这里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眼下是春天，这没错，可春寒料峭，夜里会特别冷，那些从河面上吹来的风，会见缝插针地钻进我们厚厚的被子里来。看钟方林什么东西都没带，那他晚上怎么睡觉？睡个尿啊？！我从心底里鄙夷他说大话。

怎么样？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们中的一员了，我年龄比你们大，是你们的

大哥，你们以后叫我钟哥好了。我还在迟疑，钟方林就自顾自地说起来，一点都不觉得羞愧。

我不服气了，他妈的，他钟方林算个鸟，我才是这里的大哥，他凭什么初来乍到就想当我们的大哥？我声音很大地冲着他说，钟方林，你都胡说八道些什么啊，这里的大哥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南瓜饼。我一字一顿地强调。

大家都齐齐地喊道，南瓜饼，南瓜饼！大哥，大哥！

我得意扬扬地瞅着钟方林。

钟方林也乐了，双手抱拳，朝我一拜：哈，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我也叫你大哥吧，哎，我叫你南哥！

什么南哥，是南瓜饼大哥！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洒脱地打了一个响指。

钟方林连连点头：好，我叫你南瓜饼大哥！

这还差不多，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以后我们大家叫你眼镜，又好记又亲切。我大大咧咧地说。

钟方林陪着笑说，没事没事，随便你们怎么叫，在这里，我听你们的。他笑得像个弥勒佛。

我不客气地指出：眼镜，你想住下来，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怎么住？

钟方林搔了搔后脑勺，有些窘迫地说，这里的规矩我还不大会，这样吧，我给你五百元，你们帮我去置办生活用品。

我教训他：这里不能用新的，一用新的东西，你准会丢。拾废品的人那么多。你得自己去二手货市场淘，淘不到，你就干脆到废品收购站里去，那里准有你要的东西。

钟方林躲在厚如瓶底盖一样的眼镜后的眼睛亮了一下，他把头点得像风中的一棵芨芨草。

康泾大桥的夜是很安静的，这是一座废弃了许久的水泥大桥，就是那种有着七个大孔的桥。它曾经辉煌过，因为以前它的上面是一条省道，但后来省道

改线了，它成了一个谁也不想理睬的弃儿。只是偶尔地，会有汽车、摩托车、电瓶车和拖拉机从它身上走过，那多半是附近的农民用来晾晒新收起来的稻谷了。而大多数时候，那上面只有数不尽的麻雀蹦跳着，在它的身上跳上跳下，走来走去，给寂寞的康泾大桥以一点点的安慰。

大桥的桥面是如此的黯淡和颓废，但大桥下面却经常热火朝天，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我们——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流浪儿，却把它当作可以亲近的朋友，无所顾忌地和它吃住在一起。

是的，现在该来说说我们的生活了，虽然谈不上精彩纷呈，但足够丰富的。每天晚上八点半左右，我们会聚集到靠近桥墩东侧的那个平坦处——我们做了一点改造，用塑料布和油毛毡把它围起来，搞成了一个类似于客厅的地方，里面放了几张破椅子、旧凳子，听每个人讲白天里遇到的人和事。其实，我们的生活远比真正的三礅人充实得多，他们有这么鲜活的生活吗？我曾经揶揄过三礅人，觉得他们都是一群抱残守缺的蠢家伙，只知道早早地候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连续剧，晚上八点一过，有限的几条街巷，早就空空荡荡了。

钟方林正儿八经在康泾大桥下住了下来，像一个真正的流浪儿那样把一床黑乎乎的棉被摊开，盖在自己身上。为了防潮，我让胖子铺了一些芦苇、稻草和竹叶在地上，小光头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张上面印满可疑污渍的破席梦思，钟方林潇洒地在这上面来了几个后滚翻。不错不错，他连声赞叹，看得出来，他对此充满了新鲜感。

你别高兴得太早，等会儿，你会睡不着觉的。我警告他。

他不在意地傻笑：不会吧，我是个沾着枕头就能打呼噜的人。他满不在乎。

嘿嘿，你等会儿试试看。我狡黠地一笑。

哦，等到我们各自摆起龙门阵的时候，钟方林突然就激动起来，就像吃了摇头丸一般的头颅颤动，他的脸涨得绯红。显然，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像我们这样争先恐后讲故事的情形，在他看来，那不是讲故事，而是在斗故事，是的，就像在搞比赛。他哆嗦着手指，不住地给我们发香烟，他好像只会这么一个动作，那